

八仙得道传

[清] 阮垢道人 著

第七十七回 求仙人反上仙人当 制鬼物竟被鬼物迷

却说长房一时迷惑，误认同来的仙人溺身海洋之中，自己还深幸没有跟他下艇，逃出一条性命。假如冒昧登艇，此刻敢则也早在大鱼巨鳖的肚子中打磨旋去了。一路想，一路走，彳亍而行。行了半天，回头瞧瞧，仍是一片海滩，距仙人溺水处，分明只有一箭之遥。再望望前面，无边无岸，极目千里，更不知几时得见人烟。

心中一个转念，蓦然悟到这位仙人不像是没有分水制浪的本领的，况他已修成不坏之身，怎又死于海中？再想他一路都是云行，因甚此刻又要渡海？况且海中并没船只，经他一招呼，就有那个艇子前来接他。平常船只总是远望小，越近越大，偏这艇子却和这个原理相反。这些情事，已是可怪极了。还有那只小艇，望去连脚都站不上的，怎么加了一个人上去，仍旧不见甚窄？仙人已先上去，还在那里招我，难道他是不怕死的？又难道他自己求死不算，还要拉我去做陪客么？种种疑团，不一而足。要之，都可以证明全是仙人幻化的境象。甚至空中下望室家，偏能听得妻子哭泣之声，也是决无此理，想来尽是他老人家弄的玄虚。偏偏我登山不畏险阻，涉水不多顾虑。虽说登山之时，心中先拚冒艰危，况有缩地之术可以自卫，不比涉海犯浪事出意外，又不能施行法术，心中不免有难易夷险之分。可是从仙人看来，其无诚意则一也。方才他已再三申说，无诚意就不必学道，可见我已被他拒绝，再无入道之机了。如今想来，不但这位同来仙长就是所逢三仙之一，即

掌艇子的船夫,也必是其中的一人。说什么仙在海外,原来都在我的面前,怪不得在山中时,仙人再三说什么仙境即在心田呢!偏偏我能明其理而不能行于实事。看来他是早已料定了我的,所以又说实践不易的话。想我好不容易遇到三位真仙,又冒着许多危险,跑到白云山顶,又由仙师施术,以绝家人之念。自谓决心至此,又得仙人怜念指导,此后修道可成,升天有望。岂知一转眼间,仍因修道不笃,终为仙师所弃,休说大错已成,追悔莫及,再则也有何面目回去见故乡父老妻儿之面。人生至此,真觉无可为人。本来已拚死于白云山上,无端被仙师点醒迷途,追随到此,如今不若仍归一死,但怕仙师纵然晓得,也未必肯来相救了。涉想至此,不觉放声大恸起来。

正在这时,忽听得空中有一女子声音,喊道:“费长房,汝欲心未退,道心未坚,勉强出家,恐难有终。不如及早回去,尚可享数百年人间之福,慎尔职务,谦恭率物,果能善终,可成地仙。否则尔师王一之,即尔榜样。前车匪远,毋怠毋忽。此系山东蓬莱界内,去此三百里有市集,可用汝法前去,明日一早,再用法西行,半天之间,可以到家。我即何仙姑,尔所见艇夫,乃张果道友,白云山上相逢者,乃蓝采和道友。我三人闻汝修道有得,极思玉汝于成。怎奈缘法未至,大好机缘,汝乃自误,深为可惜。但思三教之中,儒家不言神仙,而成功则一。从今后果能笃志好善,力行不懈,则前途光明正多,何必定为神仙也。勉之,勉之!蓝、张二友正在海中相候,同去拜会钟离道友,不能详谈,吾今去也。”长房仰头上望,自始至终但睹彩云一片孤悬天半,却不见人影,而语声清楚,声声入耳,一字不得模糊。心知是仙家妙用,忙俯伏地上,叩头认罪。

待仙姑去后,方才起身,坐在滩上,怔怔寻思了一回。念

仙缘既失,都缘自取其咎。生此浊世,原无意趣,惟闻仙姑所言,似乎前途尚属有望。仙人既谆谆相勉,又何敢过于暴弃,反取逆天之罪。一霎那间,不觉道心全消,俗念纷纭,恨不能立刻赶回家中,一见自己久别的爱子娇妻,重享家庭之福。正是人心善变,今昔各殊。长房急忙忙施起他的缩地法儿,赶到市上,过了一宵。次日黎明出发,半天而回至家中。妻子相逢,疑为鬼魅,少不得有一场惊恐纷扰。经长房说明原因,又带他们同至停柩处所,开棺一看,果然仍是一根枯枝。长房计算日子,从那天出门到此日回来,前后不过四天,家中却已过了一个整年。又据他夫人讲说,闻他噩耗及治丧情形,算来也过了一百数十日了。夫妻父子正是死后重逢,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状,却非笔墨所能形容。从此长房时时记得仙姑嘱咐的话,处世待人,治事接物,愈觉和平谨慎。从西汉武帝年间王之一死后,传职于长房。长房求仙不成,灰心进取,专供治鬼之职。

上文所记这么一大段,在本书中尽是补述前事之文。后来长房经西汉、东汉而至两晋五朝,果然康健平安,逍遥人世,虽不成仙,他的岁月却也过得自在。谁知人生结果,都有定数。仙姑当他修道无望的当儿,劝他回家享福,也曾约略预言,有勿为乃师之续的语意。论理长房既受仙训,勉为善人,历遭乱世,未尝受祸,到了最后结果,纵不成仙,也何致蹈一之覆辙。大概总是他命定如此。照数是不得善终的,也许如昔人所谓善泅者必死于溺,治鬼之人终当死于鬼手。所以自王之一、费长房,以至唐代的钟进士,三代鬼师,没一个不死于鬼。此中消息,也有不可以常理论者,这却慢提。

单说长房凶终之事。他在晋代末造交了一个好友,姓桓

名景。这人也是那时一位名士，大凡读过晋史的人，都该闻得他的大名。这桓景也是一个奇人，相传他在幼年，曾遇一个跛道人，说他前生食犬太多，此生当为众狗咬死。桓景一见此道相貌清奇，骨格秀逸，虽然衣衫褴褛，却越显得出他的英华清俊之气，心中颇疑便是世俗相传的李铁拐。听了他的说话，兀自吓得要命，当下把他缠住，苦求避免之法。道人被他弄得没法，方才指给他一个法子，说：“去到某某山中，每日子午之交，有一只高大狼犬，对月吐丹。吾今授汝一符，吞入肚中，可以隐形蔽体，不被狼狗所见。汝可准时前去，掩在他的背后，待他吐丹之时，立刻攫入腹中，从此狗子不能近身。还有一种好处，是双目能见阴物，无论故鬼新鬼，大鬼小鬼，逃不出你的眼睛。既可赖以防身，还能替人治病，真一举两得之法也。”言已，给予一符，道人便化阵清风，不知所往。

桓景吞了符箓，照他所指的地方，按址寻去，果见一雄伟狰狞的大狗，在那山顶之上对月礼拜。每拜下去，必将丹吐出，迎风上下，宛如宜僚弄丸，十分好看。等得拜毕而起，以口承丹，复入腹中。桓景不敢怠慢，慌忙捱近身去，走到这狗的身边，心中却十分忐忑，暗想：“符咒要是不灵，我这一条性命，不死于将来的狗咬，却要提前送入这狼狗的肚子里去了。”谁知他步步近前，那狗竟一点没有觉得，这才放心大胆，如法炮制地把那犬丹探入手中，疾忙塞入自己口内。一下子工夫，那狗竟如发了疯狂一般，乱蹦乱跳，在这山顶之上，木石交错之地，滚来跌去，大嚷大叫。把个桓景吓得魂胆俱消，动弹不得。不道那狗只在离他半里远近地方任性哭闹，总不能近他的身。有时睁开怒眼，竖起尾巴，向着桓景人立而啼。桓景已知犬丹有效，这狗虽凶得异常，横竖不能相害，索性向他喊叫蹦跳所

源

在迎上几步,那犬果然拚命奔逃,宛如逢到虎豹一般。桓景大喜,也不再和他开甚玩笑,急忙赶回家中。

从此以后,他的眼目好似比平常多出一层光亮,和原有的眼光截然两途。一方面专看阳世的人物,新辟的一方面却能烛照鬼物。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凡是他足迹所至,都有种种千奇百怪、穷凶极恶的鬼魂,映入他的眼帘之中。先时他因见所未见,而所见情形又是那样怪异可怕,倒把他吓得什么似的,几乎不大敢随便开眼瞧看。后来看得多,见得惯了,便也不以为奇。最后逢到亲友人家,被鬼物所述因而成病的,便请他前去一看。有用楮帛冥锭好好遣送的,有善说无效依旧作祟者,当去找到他的朋友费长房,派遣鬼卒提取。因此就大遭许多厉鬼的忌恨。

当有几个刻薄鬼、阴刁鬼、伶俐鬼、下流鬼,凡是鬼界中比较聪明的,约齐了大小男女各种鬼魂,开了一个大会,讨论用甚方法,可以制那桓景死命,使他身死鬼手,连鬼都做不成功。大家商议了一会,却有刻薄鬼想出了一条好计,他说:“我辈滞魄阴曹,困苦万状,有那作恶之人,或前生欠我们鬼债的,我们前去捣乱一下,多少可以得点油水,或者有些特别关系者,还可讨个替代,早转凡胎。不料这桓景好好地活在人世,和我们幽明异路,况借狗丹之力,无缘无故,无仇无怨的,尽管和我等作对,甚至请托我们头儿,将我们刑讯严办。我等被害于他手下的,不知有多少了。这等人要是容他久留世上,我们鬼魂真是苦上加苦,永无出头之日了。”说到这里,许多男鬼一个个裂眦握拳,怒不可遏,那些女魂一个个流泪伤心,惨不忍睹。齐问:“尊魂有何好见,快请宣布。我等被这人搅得苦了,果能制他死命,大众愿听指挥。”

刻薄鬼大声道：“桓景那厮，也是一个聪明人儿。他的眼又亮，计又多，又有我们官长帮他的忙，若要大整旗鼓和他公然交战，是万万不行的。最好之计，自然莫过于暗箭伤人。依我之见，现当秋令初过，疫病流行之时，可请瘟部中几位同志前去他家，四处八方，播些瘟疫种子，不但可杀桓景，简直可以灭他满门。须知我等弟兄长幼，伤在他手的不可数计，以此相报，可算不得残酷。就是将来被费长房知道了，那时桓景已死，他也犯不着为替朋友报仇，白白得罪于全体属下。何况桓景无故逞凶，也有应死之人被他救回，夺天地之定数，莫此为甚。若要打起官司来，我们全体都陪他同到森罗殿上，将此理陈说明白，大概阎王不见得偏袒于他罢。至于费长房一味地听信桓景的话，助成他的罪恶，却教我弟兄死于无辜，一个个做了抱恨之□，万劫不得出头，这等地方，他也应有处分。他也是明白人儿，不见得再和我们做对罢。万一他太不识趣，居然帮助朋友凌虐我们，那是他自讨苦吃。一则我们鬼魂多了，大伙儿和他作对，他也不得安于其位。一经失位，性命即在我们掌握中了；二则我们全体向阎王面前，群起而攻地和他干一下子，阎王也不能拂逆众意，一味偏袒。一经准了我们，这费长房可不足畏了。众位想想，我这计策可行得过么？”

众鬼听了，欢然大呼：“此计大好！此计大好！怪不得你活在人间，便有刻薄鬼之称。你的主意，原比别人来得刻毒而怕人，这才可称名副其实，可叫做名下无虚。我们一定照你的法子全力办理，先把桓景一家人弄得干干净净，再看费长房如何对付我们。却再定第二步计划。”

众鬼议定了毒计，便推千百瘟疫鬼，齐向桓家进发。为恐桓景瞧得出他们，一进他的门口，就急急忙忙先去找了个藏身

之处,全体躲在桓家一间堆放什物的房内。白天不敢动手,到了晚上,桓景夫妻子女和男女仆役人等都睡熟了,方才欢跃而出,一齐动工。大家纷纷扰扰,急急忙忙地在他们家吃的食物,饮的茶水,以及用的器具,穿的衣服,凡是众鬼能力所及,都已做了手脚。那消片刻工夫,早在桓氏全家内外,布满了瘟疫种子。而且为求急效起见,好似自杀之人急于归天,把应用毒药格外加重分量一般。诸事办妥之后,方才嚷嚷攘攘一齐退出。可怜桓景一家都睡得甜蜜蜜地,那里想得到人不相欺,鬼来下手,用出这般报仇的绝计来。看来桓景性命不死于狗,又不免要死于鬼了。岂知鬼有千算,天有一算,桓景命不该绝,自有高人前来相救。这人非他,正是他的好友,任职鬼师的费长房是也。

这天长房刚正从朋友家夜宴而归,行经一处,荒坟累累,鬼火磷磷。本来鬼之为物,也能叫喊,喊声尖厉,如鸱如鸢,寻常人们都称之为鬼叫。而在长房听来,却并不如此简单。一般的有许多转折,许多意义,就此尖厉的声浪中,可听得出许多鬼话来。如今长房所闻的正是从桓家退出的那班瘟鬼,正在那里嘻笑得意地各自演说他们所做的功课,一句句穿入长房的耳朵。长房不觉吃一大惊,他也不回家了,慌忙先到桓家,敲门而入,请见桓景。桓景间长房深夜光临,大为惊异,问起原由。长房想了一想:“我只救出他们一家性命罢了,犯不着说出真情,使他恨毒众鬼,冤仇越结越深,却是何苦。”因此含含糊糊说了几句空话。临了,方对他说:“你家有大灾,可于明天一早率领全家大小男女上下人等,一起到高山之上游玩一天。每人并要臂缠一囊,囊中盛满茱萸,如没有囊,可放在衣袋中也好。这些东西可以避毒解瘟,拒妖辟鬼。更有一言

切莫忘记 ,起身之后便当即刻出门 ,不得进一点食物 ,喝一口汤水。要是违了我言 ,便是逃到山上 ,仍不免有性命之忧。等你们去后 ,我自派人遣鬼前来替你拔除不祥。你们须等到日落西山 ,黄昏月上 ,方可回来 ,早一刻都是不行的。”说毕告辞回去。

桓景想了半天 ,做梦也想不到是群鬼作祟。因知长房道行甚高 ,所言必有理由 ,便把众人喊起。对他们申说了一回。大家提心吊胆地不敢再睡 ,到了天色黎明 ,果然反锁了门户 ,上下大小 ,一起出门。沿途办到一捆茱萸 ,各人拿些放在身边 ,方才急急匆匆逃到山上去了。在山中玩了一天 ,直到晚刻方才回来。一进门 ,首先瞧见的是家中所畜的大小动物如猪羊鸡鸭之属 ,死得一个罄尽 ,方信长房预知之术。大家感激到了不得。正要派人去请他过来问他如何拔除不祥 ,使者未行 ,长房家已有急足赶到 ,报称长房被恶鬼害死了。

欲知治鬼之人如何能死于鬼 ,却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重九登高狗眼避疫 鬼王入坑进士受欺

却说桓景被众鬼暗弄，幸得费长房一言点醒，全家避匿山头，才得免了大难。回家之后，察看家畜牛羊鸡犬，完全死亡。考查他们身体，都是患疫的情形。方知长房劝他们逃避之意，是预知疫鬼为害。心中又感又恨，感的是长房多情，救他一家性命；恨的是恶鬼狠心，下此毒手。正在指挥下人收拾一切畜类遗骸，忽然得报说：“长房本身被恶鬼所害，死于深涧之中。”桓景大惊，忙着骑匹快马赶到费家。

一到门口，就听得里面哭声震天。桓景心中只是弚弚地跳个不停。跳下马，系在一枝树上，正在挽缰，忽见费家门前左右站满了无数狰狞可怕的恶鬼，都在那里交头接耳，如有所议，却一个个面现喜色。桓景本来能见鬼物，而不能听见鬼语，近来常和长房往来，也知道听鬼语的方法。虽不能如长房清晰明白，句句入耳，但约略模糊，也可以懂得大意。这时既有所见，不禁惊心吊胆。偏偏那天正值重九，朔风初起，尖厉异常，把许多鬼语送入耳鼓之中，被他听得个完全明白。

原来长房自从通知桓景，嘱他避难之后，回到家中，把这事对家人说了一遍。他的五世之孙，名唤景候的，年已六十余岁，埋怨他忒嫌热心，多管人家闲事：“想来被鬼捉弄之人，大概总有一个原因。至于正直光明、规矩仁厚之人，休说鬼魂不能亲近，就是神佛仙人，也得敬他三分。这等人如今世上可能多见？果有此等好人，鬼魂既不能犯，便也用不着桓景帮忙拯救。所以那班受他救援的人，必是应受鬼魂侵犯的坏人。那

么桓景的救人,是否应当,已是难说。那班鬼魂也有许多聪明伶俐的东西,要是桓景这人的不该杀害的,又岂肯冒那么大危险,特地和他作对呢?照此看来,桓景是否当救,又是一个疑问。老祖宗此举,固属恻隐之心,但身为鬼师,是万鬼领袖。鬼有不法,原应惩治,否则还该优礼他们,才见恩威并济之道,足使全部鬼魂闻而知感,往后老祖宗办事也容易得多了。若是倚赖法力,扶助友人,欺凌属鬼,即今事属正当,鬼心尚难悦服,何况未必十分正当呢。老祖宗,你也想想瞧,这事干是干了,可有点什么危险没有呢?”长房经他一说,不觉非常懊悔起来。但他夙性好强要胜,事已做错,横竖无可挽回,也不愿人再谈这事。

谁知众鬼闻得长房破坏他们计划,果然大动公愤,重新开个大会,仍由刻薄、伶俐等鬼宣称:“长房这等行为,不但对于我们鬼界毫无情分,而且桓景知道此事,仇恨必深。将来在某一日,对于我辈的行动,愈要竭力破坏,岂非弄巧成拙了么!再说费某身为鬼师,便是我等领袖。我等如有不肖,他负惩戒之职,如有受冤不白之事,也该代为昭雪,相助报仇,才不枉我们全体恭敬崇奉他的一片诚意,而他自己也才配得上做我们师长的资格。若照他今日这等行为,简直成了我们鬼魂的公敌,其仇恨比桓景更甚了。这等领袖,要他何用!不如趁此机会,扳住他的错处,将他处置一下。他既救去我们的仇人,就使他代我们仇人一死,既可以做后来的鬼师,也可以吓服桓景那厮,使他不致再和我们作对。至他身死以后,彼此同为鬼物,抵拚和他对案阴曹,阎罗王素称公道,不见得存心偏袒。何况我们如许鬼魂,万众一心,有罪同当,阎王爷怕也没有法子可以杀完我们。何况此事屈在长房,阎王焉能容他如此胡

为？只怕到了森罗殿上，他还得办个什么小小罪名咧。”众鬼听了，始而愤激，继而哄然赞成他的计划。

长房任职鬼师历数百年，从来不曾失事，自托德望隆重，万无意外之虞矣。即如此番之事，在鬼物看得极重，他却认为小小过失，至多将来替他们道个歉，已算是和平之极了，那里再有什么大事！谁知怨毒于人，甚于蚊蝎，而对于鬼魂，尤其比寻常怨毒更为厉害。真令他做梦也想不到，区区鬼物，竟敢向他肆行反抗起来。他们的方法，是因长房制伏鬼魂，虽使本身法力，但不能脱离王一之传授的符箓，每天都放在身边。临睡时分，也把符箓塞在发髻以内，真是一刻都不能离开。一离此符，眼睛便如多了一重幕障，瞧不见鬼物所在，而种种法力，也自然失却效能。平时众鬼因服从长房，谁也不想去捉弄他，他也十分大意，一点不加防备。这时众鬼既要和他为难，第一步入手方法，自然非偷他符箓不可。但因此符本质也是非常厉害，鬼魂一近符箓，就会失魂丧知，宛如一股清烟，凝结不起，魂魄就此消亡。凭你最厉害的电英雄鬼霸王，到此都没用的，枉鬼、没用鬼，甚至立刻死而成。因此话虽这么说，比及问到谁去窃符的话，众鬼便面面相觑，大家发起怔来，许久许久，也没一个敢出回答应担此险事。

刚在为难之际，忽然新来了一个丧心病狂、失魂落魄而死的冒失鬼。本来丧心失魂，那里还能成鬼，只因冤仇未报，就凭一点冤气，结成一种鬼质。一到会场，向大批旧鬼参拜为礼。众鬼正在愁眉苦脸，无可奈何的当儿，这等新鬼拜访旧鬼的事情，又是时时都有，不足为异的，谁有那片心思去理会他。不道伶俐鬼一见此鬼，大为喜悦，急忙过去和他打招呼，一面示意刻薄鬼、聪明鬼等一班资格较老、知识较佳的鬼魂，齐来

和他施礼。这冤鬼不承望许多老前辈如此优礼相待，却也知道感激，问起众鬼在此开会为了甚事。刻薄鬼等便长叹一声，把上项事情告诉了他，只不把符篆的厉害说出。另外加了几句说话，大概说长房有了此符，是专一惩治新来之鬼，如此这般地说得十分厉害怕人。

这冤鬼果然害怕起来，请教他们可有什么抵制之法。伶俐鬼便说：“我们同为鬼魂，不分新故，一视同仁。今天正因许多新来的弟兄们，为恐符篆厉害，大家吃苦不起，特地请求我们一班老鬼，请教办法。我们为帮扶新鬼起见，第一步的办法，就要找个丧心失魄之鬼，前去偷他这符。第二步，便由我等亲往他的寝室，用牛粪泥块塞住他的五官七窍，活活将他闷死。第三步是全体陪他上森罗殿，看阎王爷还是顾全众意，办他滥用非刑，欺侮新鬼的罪名，还是不顾公意，存私偏护他一人。到那时，我们自又有对付他的方法。计策虽已议定，就因一时找不到那种丧心失魄的冒失鬼，所以大家还在讨论之中咧。”这冤鬼听了，他本是病狂之辈，往前做事，最是冒失，又且喜欢多事。一闻此言。马上自告奋勇，说道：“鄙鬼初到此间，未立寸功。既然诸位老前辈找不到丧心失魄之鬼，而鄙鬼恰正属于这一类儿，诸位不知可用得着我哩？”众鬼见他如此仗义，顿时把轻鄙新鬼之心改为满面春风，一个个鬼张鬼智，鬼皮鬼脸，夺着鬼讨好，纷纷鬼殷勤，和他说鬼话，献鬼计，弄得鬼计多端，鬼话连篇。

大伙儿捣了一场大鬼把戏儿，最后还是刻薄鬼发号施令，派那新来冤鬼，即去偷符；另派四个伶俐鬼，八个蛮横鬼，各持粪土之类，等他一经得手，立刻可以做第二步的功夫。此外又是两个精细鬼作为应接。阴风惨惨，鬼气森森，杀奔费家而

来。这批的老鬼 ,素来熟悉门户 ,将这冤鬼一直带入长房寝室。

此时刚交四鼓 ,费长房正睡得十分酣适 ,连梦都没工夫做。冒失鬼此时却正该他出点冒失念头 ,他也不问青红皂白 ,走上前向费长房发中一探 ,就探着了一张小小纸头 ,慌忙拉了出来。果然丧心者无心可丧 ,失魂者无魂可失 ,他携了这符 ,还是依赖他的未散的冤气 ,逍遥逍遥回去献功去了。这边众鬼见费长房失符 ,一齐放大了胆 ,各自动起手来 ,将费长房身上有窍之处 ,一概塞得满满实实 ,不透一些空气。这等刑法 ,若是出于生人之手 ,受刑者还要挣扎一下 ,出自鬼魂之手 ,老实说竟不消片刻工夫 ,也不烦他动弹抵抗 ,早已一命归阴 ,和大批鬼魂一起奔到森罗殿上打官司去了。这便是费长房被鬼害死的情形。

桓景听明白了 ,吓出一身冷汗 ,忙着进去拜唁了一番。回到家中 ,因心悸过度 ,不上几时 ,也追随他老友费长房于地下。倒便宜了阎罗王 ,把几桩案子可以并在一起办理 ,手续上自然简便得多。那是阴间之事 ,本书非专记地府之史书 ,也没负记录阴间判决书的责任 ,关于这件复杂案件的结果 ,只好略而不记了。

但在这里 ,有两句话要请列公注意的。一桩是桓景因得犬丹而能见鬼物 ,所以今人对于能见鬼魂的 ,都称为狗眼。狗眼二字 ,便是这样一个出典。其实桓景能够见鬼 ,赖有犬丹 ,因犬丹而别生一副眼光 ,才可称得真正狗眼。如今的所谓狗眼 ,却不见得有甚大丹。有那明达之士 ,说他们都是借此敛钱 ,并非真能见鬼。而据著者的意见 ,即便他们真能见鬼 ,也是生理上一种特殊情形。与狗眼之称 ,有些不大相当。不过

习俗相沿 ,历来有此称呼 ,著者也无从替他们辩说了。

还有一事 ,是九月九日称为重阳佳节 ,今人多有登高之举 ,这不必说是沿用桓景避难的故事。桓景当年 ,因得罪鬼物 ,鬼物报仇 ,不得不登山避难。不知今人都何仇于鬼物 ,也要看样学样地模仿一下 ,以极无理由之事 ,流传至二千年之久 ,还是相传勿替 ,真是可笑又可怪了。著者并非反对登高 ,更不是说九月九日不该登高。要知登高是极爽心目有益身体的事情 ,而且随时可以举行 ,不必定要重阳那天。更进一步说 ,便是重阳这天 ,也不必老躲在家 ,故意作反对习俗之举。总之登山也好 ,不登也好 ,九九登高也好 ,平常日子登高也好 ,可总不要把登高当作避难看。这就于情理上都说得通 ,不致有盲从附和之讥了。

这话丢开。再说从长房死后 ,另有一个胡子羽的接任其事。子羽死后 ,又传了两人。而至唐朝时候 ,方有终南山进士钟馗接任。钟馗虽是文人 ,却生得魁梧伟岸 ,有力如虎。他因功名蹭蹬 ,退而隐居。因他为人正直 ,得传治鬼之职。不道他也有一种癖性 ,是心太急 ,性如火 ,往往一时之气 ,迁怒鬼物。他有一件法宝 ,为鬼物所最怕。此宝说来却也可笑 ,乃是一枝柳树。向柳划咒三遍 ,随便折下一枝 ,打在鬼身 ,别人并不见鬼物所在 ,但可听得一种凄切哀叫之声 ,鞭毕之后 ,地上可见血痕。所以今人相传 ,说柳枝可以吓鬼。乡下地方 ,每有患疟之人出门就医 ,必采几根柳条插在身上 ,或放在舟车之内 ,以为有此一物 ,便可驱散鬼魅。殊不知钟进士咒鬼鞭鬼 ,重在他的咒语。有了咒语 ,就是桃李花果任何枝干 ,都能有用。今舍咒而专用柳枝 ,真可谓舍本逐末 ,愚至无可再愚了。这也是世传相沿 ,以讹传讹的一种笑谈 ,和上文所言重九登高、狗眼治

鬼之属 ,是一般的迷信之事 ,这却不必说他。

再讲那个钟馗 ,专以暴力治鬼 ,鬼怎么能甘 ? 自有那般胆大有智的雄鬼 ,向着群鬼提出反抗钟馗之议。群鬼本来苦他刑罚 ,久思脱离他的羁绊 ,今既有雄鬼出来倡导 ,自然全体赞同。他们用的计策也非常隹好。原来钟馗生有眼病 ,每逢出门都要戴着一副大眼镜 ,方能辨认路径。除了眼镜 ,简直便如瞎子一般 ,休想走得一步。这班鬼物就利用他这个弱点 ,等他出门之时 ,先派两个身子比钟馗更长的魍魉鬼 ,随在他的后面 ,趁他不防备时 ,伸手向前 ,将他的眼镜打落。钟馗失了眼镜 ,急忙回头一看 ,魍魉是能隐形的 ,早已避得无影无踪 ,不知所往。钟馗既失眼镜 ,又发火性 ,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味乱跑乱跳。不防脚下早伏了许多小鬼 ,前前后后地搬递石块 ,绊住他的双脚。这一来把个钟进士跌得半死半活 ,身上肮脏肮脏 ,像个泥母猪儿一般。最后又被几个有力大鬼 ,推入粪窖之中 ,窖深粪秽 ,走又走不出 ,爬又爬不起。越是这样 ,越是发火 ,火性越大 ,越找不到出路。一直闹够半夜 ,才有人来出恭 ,听得窖中有声 ,这才喊起人来 ,将他救出。这便是世俗钟馗被鬼迷的一幕趣剧。钟馗自从吃了这场大亏 ,回到家中 ,气成一场大病。明知这是众鬼报仇之计 ,但思身为鬼师 ,横被属鬼欺凌 ,威信已失 ,颜面何存 ,也不愿再干这等治鬼生活。他本人也因气愤愧恚 ,不久去世了。

从此以后 ,这治鬼一事 ,也没这大胆的人敢轻易担任。但是钟进士的威名物望 ,却已流传下来 ,人人知道钟馗是可以治鬼的 ,大家都称他为鬼王。每逢端阳节之前 ,家家户户都要悬挂钟馗的神像 ,就是这个意思了。

要知钟馗去职之后 ,何人继任其事 ,却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鬼迷张天师手印失效 喝醒鬼打墙遗矢有灵

却说历来治鬼之人，大多被鬼捉弄，因此钟馗去职之后，此席久悬，没人敢任这等重责。直至大唐国时，方由太白金星会同全体星官，奏上玉帝，以世上厉鬼日多，时常出现民间，扰害闾阎，务恳查照向章，委派能人，专司治鬼之事。玉帝准奏，当问：“此职谁可去得？”太白金星又把以前各员失事情形，大略奏陈，并荐龙虎山张真人可以兼任此职。因他生而有印在手，此印可治鬼狐精怪之类，如蒙简任，必能尽职愉快。玉帝准奏，当派太白星君亲去宣旨。

星君到了龙虎山，张天师得了值日功曹的报告，早在洞口迎接，宾主相邀入内。星君先宣了玉帝诏旨，天师跪而受诏。读毕，方施礼坐定，大家谈了些天上人间之事。天师问起：“近闻东华大帝奉旨下凡，可有这事？”星君道：“此事却是真的。大帝常谓天上多一神人，不如人世多一神仙。又因曾在他弟子钟离权面前，说错了一句话，道：将来度你为师。这一句无心之谈，孰意竟成讖兆。此番上帝因闻人间恶人太多，人心日坏，意欲拣择神仙星宿中有才有德，功行极深者，下凡一走，常常化现法身，指示迷惘，广开觉路。一时难得这种人才。后闻帝君有愿下凡尘之说，徒以他的弟子钟离权尚未成道，不能度他出世，难践昔日约言，是以迟迟未果。今者钟离权已由李玄传授《玄经》，早成大道，正可作得帝君度世之师，曾于上年向太上老君说起此事。老君说道：帝君性情端正，而行为潇洒，正是神仙风度。既有昔日约言，便合下凡一走，以见圣人无戏